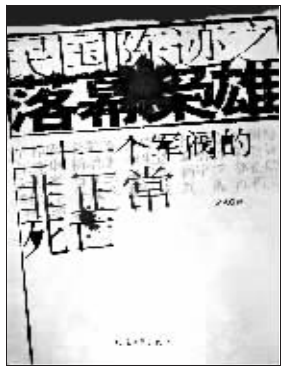


陕西督军阎相文不堪心累自取性命



聂茂 著
河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20世纪上半叶,军阀们拥兵自重,权倾一时。可短短数十年间,这些大军阀中竟有二十几人死于非命。他们中有被刺杀的,有被处决的,有被毒死的,还有自杀的。这么多人不得善终,是偶然现象,还是存在必然因素?其中的答案,只有在历史事件中去寻找。

今天要说的是曾任陕西督军的阎相文。1921年8月24日,新任陕西督军不到两个月的阎相文突然意外身亡。人们在他的衣袋内找到一份遗书,上面写着:“我本愿救国救民,恐不能统一陕西,无颜对三秦父老。”堂堂督军,有权有势,难道真是为“不能统一陕西”而自寻绝路吗?如果不是自寻绝路,又是谁和忠厚谨慎的阎相文过不去呢?

解密档案

硬着头皮奉命督陕

1920年,直皖战争以皖系失败而告终。树倒猢狲散,属于皖系的地方官也纷纷下台。经过一年的准备,曹锟撤掉属皖系的陕西督军陈树藩,同时任命手下的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为陕西督军,并命他立即率二十师、吴新田的第七师、张锡元的第四混成旅及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入陕。

由师长升任一省督军,应该是件大喜事,但阎相文却忧心忡忡。他知道,曹锟、吴佩孚给他的不仅是副烂摊子,而且还要靠自己去抢过来。陕西民情复杂,兵匪如毛,哪个不知?可是,愁归愁,上司下了命令,他还是硬着头皮去执行。

令阎相文欣慰的是,第十六混成旅战斗力很强,旅长冯玉祥因处境困难,正寻求发展。冯玉祥接到进陕西的命令之后,表现也相当积极,主动提出愿意承担攻打西安的任务。同时,陕西省省长刘镇华已发表通电,对他入陕表示欢迎。稍事布置之后,阎相文即命冯玉祥率第十六混成旅为先头部队,经渭池、陕州入潼关,吴新田率第七师由荆紫关入陕,而他则率第二十师殿后。冯玉祥对陕西的地理形势比较熟悉,进军十分顺利,一路打了几个胜仗之后,很快就陈兵西安城下。

刘镇华是个两面三刀的人,对于阎相文督陕,他一方面表示拥护,另一方面却暗中调动陈树藩拥兵自卫,并保证说,双方一交战,他就率部来援。然而,当冯玉祥兵临城下

时,刘镇华方面却毫无动静。陈树藩自知顶不住冯玉祥的进攻,便放弃西安向咸阳退却。没料到刚出城门,刘镇华却带兵拦住了去路,将他的手枪营和重炮营全部缴械。冯玉祥趁机率部穷追,陈树藩只得逃入南山山中,冯玉祥轻易控制了西安和咸阳。

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在这次驱逐陈树藩的战斗中功劳最大,阎相文看中了这支战斗力强的队伍,而且阎、冯两人的妻子都是河北沧州刘姓家族的女儿,说起来还沾点亲。于是,阎相文发电给吴佩孚,请求升迁冯玉祥为师长。没想到,吴佩孚素来对冯玉祥有成见,竟不准所请。他气急交加,一连发了三个电报,说已经答应了冯玉祥,如不成功,无法取信于部下,陕西的局势也就无法控制了。吴佩孚拗不过阎相文的一再坚持,只得答应,但声明不给冯玉祥部加饷增械。

粮饷无着食客如云

在军阀割据时代,军队的饷银和粮食往往靠自己来解决。当时,陕西的驻军特别多。除了阎相文带去的三个师一个旅以外,还有地方部队井岳秀、田玉洁、田维勤、曹俊夫的四个旅和胡景翼的一个师,再加上郭坚的民军、刘镇华的镇嵩军及汾州的郭金榜部,总人数在十万以上。这还不要紧,最麻烦的是陕西驻军大多独霸一方,各自为政,而且还强迫农民大量种植鸦片,财政和粮食特别困难。

阎相文于是找刘镇华商量粮饷问题,刘镇华讨好他

说:“阎将军,这点事不用犯愁,我这儿现留有鸦片烟土数百万两,以此应付军队粮饷保证不成问题。而且,我们陕西最富庶的地区也控制在我的手下。”然而,事后,当阎相文找他催烟土时,他眼睛一翻,不紧不慢地说:“阎将军,上次我不过是说说而已,其实哪有那么多烟土。”阎相文听了恨不得打他一个耳光,可是又没有这个胆量,只能跺一跺脚走人。

冯玉祥、阎治堂(阎相文任督军后接任第二十师师长)等人听后,都建议阎相文给刘镇华来点硬的。阎相文长叹一声,说:“我也这样想过,可是,他拥有几万人马,而且,陈树藩部尚未肃清,郭坚部也有二心,我们无粮无饷,怎能再起烽烟呢?”刘镇华许诺的烟土成了泡影,阎相文养不起他的兵马,整日唉声叹气,徒唤奈何。

除粮饷问题外,还有一件事令阎相文大伤脑筋。阎相文是奉曹锟、吴佩孚的命令担任陕西督军的,因此,曹、吴对他来说有“栽培之恩”。阎相文是一个机会,因此,他们把两百多名退伍军官、失意政客及亲戚朋友交给阎相文,要阎相文“好好照顾”。

阎相文只好尽力安排这些人。可是,阎相文当上督军后,陕西并没有成为他的天下,特别是在用人、行政方面,命令所能到达的地方,只有北起渭河、南至秦岭之间宽六十里的狭长地区。在这样一块小小的辖区之内,却驻有他带来的三师一旅和刘镇华的镇嵩军各部。而这些部队的头头脑脑也各有自

己的人,这样一来,对曹、吴交给他的这一班人,阎相文就更“心有余而力不足”了。

食客们见达不到目的,就纷纷写信给曹锟和吴佩孚,说阎相文对直系的人数衍了事,而对皖系的人反而优礼重用。曹、吴不分青红皂白,多次写信诘问责难,阎相文知道解释没用,只好把痛苦闷在心里。阎相文曾对手下人说:“看来,我不死掉是没有清静日子过的。”

错杀匪首自寻绝路

在陕西凤翔、岐山一带有一支数千人的武装,叫做“陕西民军”,首领是郭坚。郭坚在凤翔、岐山一带进行封建割据。他不仅在辖区内横征暴敛,还纵容部下四处骚扰,奸淫掳掠,无所不为。尽管当地百姓纷纷到省政府告状,但陈树藩、刘镇华对他也毫无办法。

阎相文督陕之后,便把整顿地方秩序列入议程。一天,他跟冯玉祥、阎治堂、张纪(阎相文的参谋长)谈起了郭坚。冯玉祥对郭坚纵兵殃民十分恼火,极力主张为民除害,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想法。阎相文同意了冯玉祥的主张,并要兼任陕西西部剿匪总司令的冯玉祥具体执行。

冯玉祥命部下骑兵团团团长张树声负责将郭坚“请”到西安来,但他并没有把“请”郭坚的目的告诉张树声。郭坚有一个叫张聚廷的好友,和张树声曾同在一个帮会里共过事,算是“同门兄弟”。张树声通过这层关系,请来了郭坚。第二天,冯玉祥和阎治堂联名宴请郭坚,郭坚在张聚廷的陪

同下满面春风地来到西关军官学校的宴厅。郭坚见参加宴会的只有七八个人,心里觉得有点不对劲,他还没来得及细想,学校的围墙突然轰然坍塌,隐藏在后面的伏兵全现身出来。郭坚的随从正在厢房吃饭,见状大惊,立即与冯玉祥的士兵发生了冲突。冯玉祥见事已泄露,立即指挥士兵一拥而上,将郭坚牢牢捆住。然后将阎相文的手令取出,给郭坚看了看,下令将其枪毙。

枪决郭坚的消息传开后,陕西舆论大加称赞。然而,此事不久传到了吴佩孚那里,他正在汉口计划进攻宜昌,西取四川,并且早与郭坚联络,要郭坚从陕南进入川北,牵制川军,并答应郭坚事成之后论功行赏。吴佩孚没想到阎相文竟然把郭坚诱杀了,这不但打乱了他的计划,也有失自己的威信。盛怒之下,吴佩孚写信对阎相文大加责骂。阎相文阅信后,出了一身冷汗,觉得自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

思前想后,阎相文突然觉得了无生趣。这时,阎相文的鸦片瘾发了。恰好参谋长张纪来访,于是两人躺在烟榻上,一灯相对,边吸边谈,说到动情之处,张纪叹气连连,阎相文则是泪水涟涟。直到午夜,张纪才恋恋不舍地离去。

张纪走后,阎相文全无意,他强迫自己静下心来,但他做不到。阎相文不禁长叹一声道:“我,还是死了好!”决心已定,阎相文提笔在纸上写了遗书,折好放进口袋,穿戴整齐,然后抓起大烟,大把大把地吞下去……

刘能派老婆监视女婿赵玉田被发现了



张继 著
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

乡村爱情讲述大学生谢永强与农村女青年王小蒙、养花大户赵玉田与刘英等几对青年之间恋爱的故事,多角度地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当代农村青年的爱情生活画卷……

[上期回放]

陈艳南来玉田的苗圃工作了。刘英对此很紧张,她频繁地来苗圃监视赵玉田。结果,在一次闹别扭时,不小心把陈艳南的脚给弄伤了。王天来给陈艳南包扎了脚,而且看上了陈艳南。为了让长贵回来,谢大脚把自己弄生病了,这正好给了刘大脑袋机会。他守在谢大脚家不走了,结果被深夜来访的长贵碰个正着。长贵一气之下搬到镇上去住了。

同步热播

这天,赵玉田忽然精神起来,一大早就对着镜子梳头,头发有些乱,玉田往头上喷着水。刘英想着玉田的行为,她感觉玉田有什么事情,忽然想起了陈艳南,陈艳南是不是今天来上班?刘英跟了出去。赵四、玉田娘也感觉出玉田有点不对劲,看见刘英急急慌慌地追出去,更觉得有问题了。赵四从花园里走出,向门外走去。玉田娘向外面看了看,也有点呆不住了,她说:我一个人在家也闷,我也去。

玉田在最前面走。刘英在后面跟着。再往后分别跟着赵四和玉田娘。谢大脚看见他们,有些奇怪,说:这一家人,一个跟着一个的,干吗啊这是。

陈艳南在苗圃里修剪着花木。玉田看见她脚步加快了,喊:艳南,你的脚好了吗?陈艳南笑着说:好了。玉田走上前说:真的好了?让我看看,真好了。玉田认真地说不行,我看看,要不,再放你几天假。陈艳南没法只好让玉田看。玉田蹲在地上很认真地看着他一边看着嘴里还一边赞叹着:真好真好。

刘英走过来了,陈艳南也看见了刘英。刘英站住了,有些醋意地看着他们,问:干吗哪?玉田指着陈艳南的脚说:你干的好事,你看看,上面都留疤了,你过来看看。刘英不看。陈艳南跳到一边去,说:好了,没事了,这么大惊小怪的干吗。

玉田娘、赵四也来了。玉

田有些奇怪:怎么,今天都来了?赵四说:听说艳南今天来,我们都来欢迎欢迎。陈艳南笑了起来。玉田有一股莫名其妙的火,对刘英喊道:干活!

刘英故意很亲热地靠着玉田干着。玉田故意躲避着刘英,两人都带着气。玉田不得不说:这么多人看着呢,凑这么近干吗,你往那边站一站。刘英说:我就不。玉田换了个地方。刘英又跟过去。玉田娘、赵四侧眼看着他们。赵四有点担心地说:今天可能要打架。玉田娘说:不能避免吗?赵四犹豫着:基本上不可避免,除非,除非……

玉田娘说:除非什么。赵四说:除非出现奇迹……

说着说着奇迹就出现了。远处的生产路上,王天来背着药箱走了过来。对于王天来的到来,玉田有些奇怪。王天来说:我来给陈艳南的脚再消毒。陈艳南笑了,说:我的脚好了。王天来说:好了也要消。王天来说着很负责地拿着药棉,蘸着药水,就要下手。陈艳南摇摇头说:真的不用。王天来还要硬消。玉田火了,说:王天来,你怎么回事,人家不让你消,你干吗还非要消。王天来坚持说:我是医生,怎么做我懂。玉田推了他一把,说:你走开。王天来说:玉田,怎么,想打架啊?玉田一点怕的意思也没有,他看了看王天来的个头,感觉打他是没有问题的,他说:我就是打你你怎么着?王天来就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,他说:打可以,但是最好等我给陈艳南消完毒以后再

打。赵玉田的目的不是和王天来打架,而是不想让王天来摸陈艳南的脚,他当然不能同意王天来的要求,更不想当着陈艳南的面动粗。他把王天来的药箱抱了起来,说:王天来,你要再不走,我就给你摔了。王天来吓坏了,那可是公共财物,他连忙走了。

刘大脑袋在写着关于象牙山村开发的项目报告,王大拿给他打电话,说他儿子王木生要到象牙山村去看看,让刘大脑袋接待接待。这可是大事,刘大脑袋想他必须让长贵知道,怕误了招商。但是自从长贵把他从谢大脚的橱柜里抓出来以后,长贵就不跟他说话了,他主动跟长贵联系,怕是不行,他就通过刘能把长贵叫了回来。

在长贵的恳求下,谢大脚和其他村民都很给面子,村里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,王木生比较满意。王木生回去以后,把村里和谢大脚如何对王大拿的期盼和热烈告诉了他。王木生说:爸,我无论怎么说,你怎么就不信呢?谢大脚的橱柜喜欢你,全象牙山村的人也都都在呼唤你,到处都是欢迎你的标语啊,鲜花啊,还有婶,什么婶,现在应该不叫婶了,是谢大脚,举着一杆大旗,上面写着,热烈欢迎王大拿……那个热烈啊,那个热情啊,太感人了,爸,你没去,你要去非幸福死不可……太感人了,太幸福了……我原来还拦着你,不让你去象牙山村,通过这一趟,我彻底改变了,你必须去,你不光要去投资,更主要的,是去找谢大脚,你要不去,太对不

住谢大脚了,更对不住象牙山村的人民。

王大拿半信半疑,说:木生,你是诈我的吧?王木生说:我诈你干啥,昨天回来就给你说,现在还给你说,我要诈你会说这么长时间?你就信我的吧,你要不信可以给刘大脑袋打电话。

王大拿犹豫着,还是给刘大脑袋拨了个电话。刘大脑袋说:是真的。王大拿一听心乱了起来,他想,谢大脚难道真要我好了?这商招的,额外收获啊。他对刘大脑袋说:好好工作,有什么情况及时向 reports。

刘英娘按照刘能的部署去跟踪监视了一下赵玉田,她想找点证据。好让玉田赶陈艳南走。但是她跟踪得很失败。那时候玉田一家人正在苗圃里干活,他们在挖一条排水沟。排水沟的工作量很大。几个人都累坏了。刘英娘在苗圃不远处的一处小沟里监视着他们。弓着腰,样子显得很笨拙。也可能是不舒服的原因,她一会儿趴下,一会儿又露了出来。玉田干着干着,一抬头看见了刘英娘。玉田推了刘英一把,说:那不是你妈吗?

刘英向玉田指的那个地方看。刘英没看到。玉田坚定地说:一定是你妈,我刚才看得清清楚楚的,要不我过去看看。刘英又看了看还是没有看到。玉田说:刘英,是不是你妈来监视我啊。刘英说:我妈才不干这事呢。玉田说:难说。陈艳南问:你们在说什么呢?赵四、玉田娘也走过来

问:什么事?玉田说:我刚才看见刘英娘好像在前面那沟里晃了一下。

众人向沟的方向看。刘英娘又趴了下来,大家什么也没看到。赵四说:你看花眼了吧?玉田说:我过去看看。赵四忽然脑子一转,说:别去,别去,说不定是你丈母娘在沟里方便呢,你去多不好。众人笑了。刘英很生气,说:说什么呢,你们。刘英丢下工具向刘英娘藏身处走去。刘英娘像个战士一样趴着,一抬头看见刘英走过来,连忙站起来。刘英吃惊地说:你在这里干吗?刘英娘显得很不好意思,说:我,我来看看。刘英说:看看,看看你在这里干吗?刘英娘编着谎话,说:这不是,走着走着,急了吗,就,就想方便,方便……

刘英不太相信,说:别在这里趴着了,让人家笑话。刘英娘走过来。赵四他们给刘英娘打着招呼。玉田说:妈来了?刘英娘说:来了玉田,我在家闲着没事,过来看看,有没有让我帮着做的事?玉田笑了,说:看看,你真是来巧了,正需要人手呢。刘英,还有没有歇啊?刘英说:干吗啊?玉田说:给妈也找一把。刘英说:你真会想,我妈不干。玉田娘说:就是,哪能让亲家干。刘英娘反而有点不好意思,说:干也是该干的。英子,给我歇。

就这样,刘英娘干了一天,累坏了。晚上回家被刘能笑话得头都晕抬不起来了,他说:你还监视呢,怎么没把你给累死,真是没用。刘英娘说:可能没有隐蔽好。